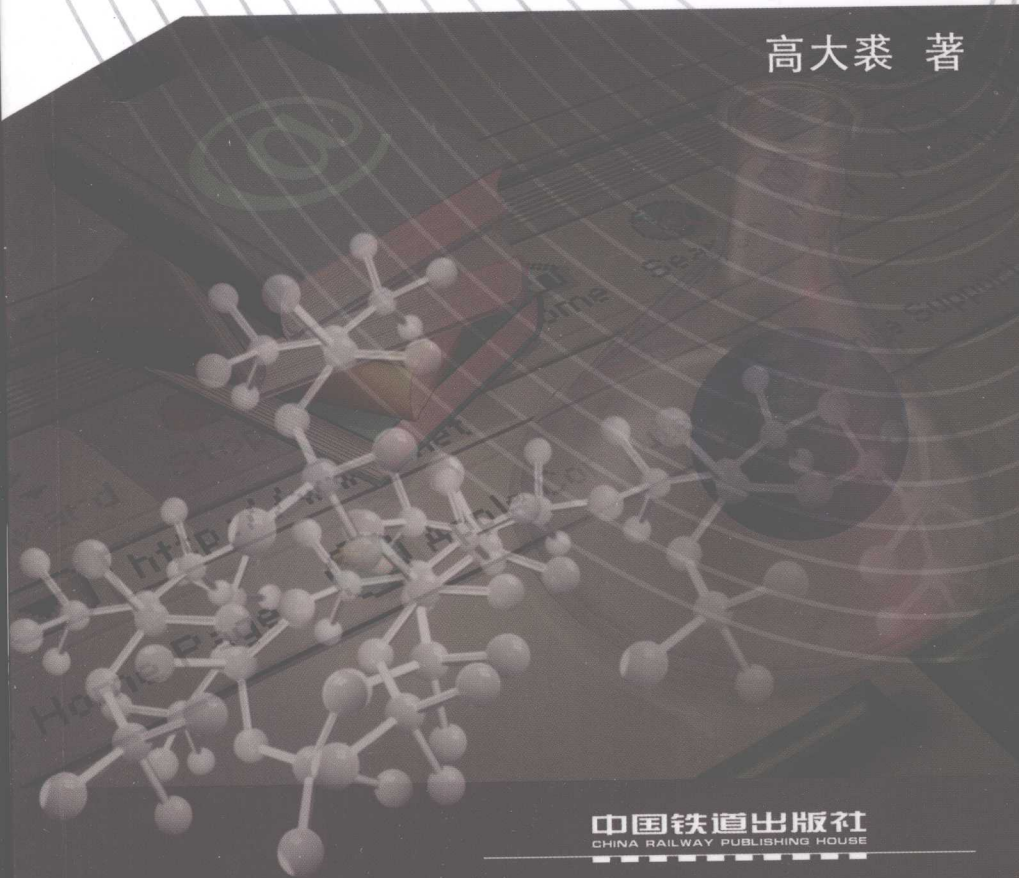


TIANWANGXING ZHIGE YOUDIQIU HUAXUE KEHUA GUSHI

天王星之歌

——铀地球化学科幻故事

高大裘 著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天王星之歌

论地球化学科幻故事

高大裘 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2008年·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铀的核裂变放出巨大的原子能,比通常的化学反应能大几十万至几百万倍。原子能可以用来发电、改造自然环境,为人类造福。铀在地球上十分分散,只有在特定的地球化学环境中,才能富集成矿。铀在水中成为十分活跃的迁移性元素,与水中氢、氧、二氧化碳、硫化氢、二价铁、三价铁、有机质、重碳酸根、碳酸根、硫酸根、羟基、氯离子、氟离子等呈现出复杂的化学关系。这些通过科幻故事形式展现出来,向您介绍许多铀的地球化学知识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王星之歌:铀地球化学科幻故事/高大裘著. —北京:
中国铁道出版社,2008.11

ISBN 978-7-113-09157-6

I. 天… II. 高 III. 铀-普及读物 IV. 0614.6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5318 号

书 名:天王星之歌(铀地球化学科幻故事)
作 者:高大裘

责任编辑:江新锡
编辑助理:曹艳芳
封面设计:薛小卉
责任校对:张玉华
责任印制:李 佳

电话:010-51873018

出版发行:中国铁道出版社 (100054,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西街8号)

网 址:<http://www.tdpress.com>

印 刷:北京市彩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850 mm×1 168 mm 1/32 印张:5.875 字数:152 千

印 数:0 001~1 000 册

书 号:ISBN 978-7-113-09157-6/O·161

定 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调换。

电 话:市电(010)51873170,路电(021)73170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市电(010)63549504,路电(021)73187

向默默无闻、奉献终身的地质精神致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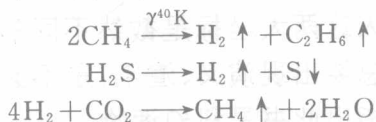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辽宁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四二大队

写在前面的话

朋友！你对奇妙的地下世界感兴趣吗？本书将带你去神游梦幻般的地球化学世界。你将愉快地欣赏到铀的同位素、原子能的巨大威力和利用，六价铀在有机体内部能自由游移、铀在淤泥中的沉积、铀在层间氧化带中成矿、铀在油气水中成矿、铀的热液成矿。你将会见识两位无名的地球化学小卒—— H_2 和 H_2S 的强大的还原能力。从而触动你对奉献终生，默默无闻的地质精神的崇敬和颂扬。

上述枯燥的内容以拟人的手法虚幻成生动有趣的地球化学故事，给你以亲临其境的感受。虚幻均以一定的地质现象作依据。如：铁二哥因妻子“硫氏”的变性而撞墙自杀，鲜血渗出墙外、钙钡哥们为铁二打抱不平而建立“了了纪念塔”，就是内蒙教汉一坑道中地质现象的生动写照；“沙漠铀浮宫”和“水云镇”同样也是以矿床实例做蓝本，进行的形象描述。

看似荒唐的情节，均依据一定的地球化学理论作基础。如：氢太郎被钾四十送上天、刘化卿与氢大帅为争夺领地两败俱伤；魔鬼夺走了铁三的新婚妻子、有机大臣魔术般地表演，其理论依据是：



有机质能还原三价铁和五价钒、丙二酸、丁二酸等有强烈“络合阳离子”的能力……。

本书可作茶余饭后的笑料去消遣，但也并非无聊。如刘化卿的士兵掉进热水洞后，变成了氢大帅的哥们，可以联想松辽盆地南部地下水中为什么没有 H_2S ，可能是深部岩浆、脉体活动太频繁。

有人说沙子里可能有黄金、蒿草也有营养，但看到的毕竟是沙子和蒿草。

序

近期由我院董文明同志转给我一本由高大裘同志撰写的,关于铀地球化学科幻故事——《天王星之歌》,并要我作序。受人所托,再加铀地球化学又是我的专业,无法推辞,只好勉强为之。

首先,科幻写作是普及科学知识很重要的途径和传播方式,据本人肤浅所知,在铀地球化学、铀矿地质领域还没有见过这类科幻读物问世。从书稿可以看出,作者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,材料读来很觉新颖,富有想像力光彩,而且有鲜明的开创性。

其次,能写出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的著述是相当不容易的。既要具备科学专业知识及实践经验的功底,又要有生动的文笔加以表现。能够把文学和科学两种天地加以巧妙的糅合,使之深入浅出,把深刻的科学理论进行拟人化、故事化,使大众易懂,这一努力是成功的。

当然,物和人这两大坐标是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一旦加以拟人化,总要出现演义、渲染,是不必加以苛求的,作者已明确指出此书是科幻读物。

最后,再次表示读后一个深深的感触,此书很有价值。

中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杜乐天
著名铀地球化学专家

2008年2月10日

目 录

一 游 民	1
二 寒 潮	10
三 泥石流	19
四 村 路	24
五 水下通	37
六 天象树	45
七 淤泥潭	52
八 魔鬼胡同	57
九 酸泪街	72
十 野味大全	81
十一 紫岚障(上)	91
十二 紫岚障(下)	100
十三 黑油城	108
十四 沙漠铀浮宫	130
十五 领地争夺	146
十六 火龙岗	154
十七 水云镇	163
十八 童 年	175

一 游 民



“天王星”原本是太阳系中一颗行星的名字，可最近我村里来了一位也叫“天王星”的游民。大伙儿听了直吐舌头，揣摩着他准是个“二愣子”，竟敢把天上神仙的名字贴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也不怕报应。

村里人忌讳喊天呼地，因此和这位“天王星”打招呼总是用“嘿”、“喂”、“老弟”、“伙计”之类的字眼来搪塞，久了，村长觉得不是那么回事，交代“总务”按照村里的风俗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好歹大家方便。

提起“总务”，他姓“氮”，生于 1771 年，百家姓里排在第七位*，他可是村里的好人、忙人。学过洋文，水平高，热心诚恳，为人处世稳重，村民连头痛脑热的事都找他，大伙特别信得过，不管

* 百家姓系指元素周期 105 种元素。

谁家的婚丧嫁娶之事，都由他一手操办，深得大家敬仰。

却说这位新来的“天王星”，是一位身高六七埃尺的大个子。大脑瓜、小肚子，一双又肥又短的腿，站着活像一个“哑铃”。身子骨死重死重的，全身皮肤银白色，穿一件红色马甲，带一副“十字形六铃金项链”，他酷爱游泳，属于游牧民族，从不在一个地方久居，其形象十分惹人喜欢。

氮总务经过反复琢磨，给这位新来户起了个“游六”的姓名，

当时考虑他喜欢游泳，就姓“游”吧，名“六”呢？是因脖子上有“六个”十字形小铃，叫起来很顺口，大家都说好。过一阵子，氮总务觉得他姓“游”与游牧民族中的“游”混淆不清，于是借了“游”字的谐音，联系脖子上的项链为金属，给他的姓改为“铀”字，并排在村里百家姓的第九十二位，入了“另册”。并在户口册上注上洋文“U⁶⁺”。这个名字一传开，大家一致叫好，说是叫的上口，听的响

铀是元素周期表中第 92 号元素。1789 年，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 (M. H. Klaproth) 在沥青矿里发现，因为它是继“天王星”后不久发现的，铀的拉丁文原意是 (Uranus) “天王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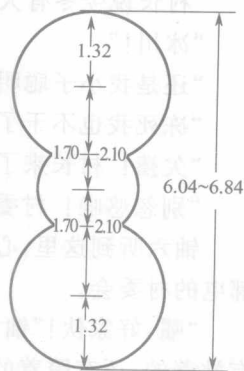
铀在自然界的储量与铅相近，比黄金多 400 倍，但很分散。大多数的铀矿床只有千分之几至万分之几的含量。

铀在自然界有六价铀和四价铀，两种形式存在，并可互相转化。六价铀通常不是简单的阳离子 (U⁶⁺)，而是以特殊的络阳离子 (UO₂²⁺) 形式出现，称为铀酰，形状酷似哑铃。凡是有水的地方它都能在其中自由运动，如动植物机体内、大气降水、江、河、湖、海和岩石中的地下水都有它的踪影，被称为“迁移性强”的元素。但当它遇到黏土矿物和有机质就容易被吸附，或被有机质络合；在含有氢气 (H₂) 和硫化氢 (H₂S) 的环境中被还原成四价铀而失去迁移能力，久而久之就会富集成矿，人们称这样的环境为“地球化学障”，是找寻铀矿的有利地段。

$$1\text{\AA}(\text{埃尺})=1\times 10^{-8}\text{厘米}$$

亮,字义独特。这位“天王星”在村里有了自己的姓名、户籍,心里乐滋滋的。从此“铀六”在村子里无拘无束与村民们来来往往,十分亲热。

只是“ U^{6+} ”这个洋文字,众人不解其意,只有氮总务这个有大学问的人明白,那是他硬从“村史”资料中查出来的,上面记载着欧屯一位化学家克拉普罗特用的就是这个“U”打头的名字,那是1879年的事。后来人们传说“铀六”生于1879年,铀六自己也不知原委,也就认定这年就是他出生的年份。



自从铀六成了村里的正式成员,自然与大家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。铀六本性爱走动,这一下在村里东游西逛起来。他发现大家都十分忙碌,有的在屋里安暖气,有的把门窗户整的严严实实,一点不透气;道上车马如流,整天往家拉煤。一天来到大西山脚下的齐壶口,这里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宅子,从这儿往里就进入大西山的肚子里了,七沟八岔,汇集到一起,其地形活像一个葫芦,因此叫葫芦峪。齐壶口人的地全在葫芦峪中,像是贴在墙上的纸片,东一片、西一块,你可别小看它们,就是这些零乱的小块土地,每年趁着下大雨的工夫,人们把那剪好的地瓜条子往地里一插,不用施肥,到了秋天,皮薄溜圆的地瓜只要吹口气,它就地从地里滚出来,活像一个一个地胖娃娃,十分可爱。各家的院子里都是堆成山一样的地瓜。齐壶口人很会盘算,把吃不完的地瓜全酿成酒,外地人来打酒,不管你给钱多少,都是满满一壶。从此这无名的小宅子得了一个“齐壶口”的雅名。这铀六第一次来到这里,看的全是另一番景象:人们都忙着从山上往家拖柴火,院子里的柴垛堆成了小山,你看!你看!那山脚又出来一位像背纤一样汉子,拖着一大捆干柴,慢慢地移动,刚一进院把绳头往地上一甩,四脚朝天倒在柴堆上。

“我可不了!”

“不了?冻死你!”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。

里心 “往年冻死过谁呀？吓唬人！”

“村长说今冬有大寒潮，还要来冰、冰、冰……”

“冰川！”

“还是我小子聪明！冰川！冰川！”

“冻死我也不干了！”

“欠揍！村长来了看你还嘴硬。”

“别忽悠啦！村委今天开会，村长哪有工夫来呀！”

铰六听到这里，心想村委会，人多准热闹。一溜烟铰六来到郝屯的村委会。

“嚯，好家伙！”铰六只见屋里黑压压的挤满了人。有坐着的，有站着的，还有蹬着的，窗台上也有人……铰六倚着门框站着，环顾一下整个房间，只见一位老人在说话，他是村长，是村里年纪最大的。姓柴，身躯魁梧，身上缠满了藤条，胡须拖到地面，眉毛下垂，跟胡须缠在一起，显得特别苍老，面容慈善，眼神呆板，双手扶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骨头拐杖，除了嘴唇在动，其他部位都像凝固了一样。

铰六捅了一下旁边的小鬼问：“村长有多大岁数了呀？”

“多大岁数？”这小鬼沉思了片刻说：“泥盆纪、石炭纪、二叠纪、三叠纪、侏罗纪、白垩纪、第三纪、第四纪整整八个朝代，有四亿多年了！”*

“哎哟！吱，吱，吱——”铰六惊讶的舌头直哆嗦。想起自己生于1789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差到天上去了！”

“放屁！”小家伙听了气愤地接着又说：“咒我们村长‘差不多上西天了’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呀！你的良心准是被狗吃了！”

“你耳聋呀？我说我的年龄与村长相比差的天上去了！”

铰六委屈地解释。

“以后对村长放尊重点！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明白。”铰六连连点头。其实他早就听到大伙儿对村长

* 地层年代名称

赞扬的话了。说村长早在泥盆纪时代就在水里养些小草、小动物，后来在山上栽上几十米高的蕨类大树，到石炭纪时代全村完全变绿了。说来也怪，那火山灰离屯子远远地就落下了，从此屯子里干干净净，大伙儿的日子过得十分安乐。可是那个年代人们都吃生的，一到冬天大伙儿都拉肚子，可怜那些小鸡、小鸟不知死了多少。村长琢磨着准是细菌崽子作怪，可拿它没有办法。后来村长无意中找雷公借了一把火，把肉烤熟了，分给大家吃，大伙都说“香”，从此村子里养成了吃熟食的习惯。可真怪，再也没有人闹肚子了。这件事传到了村长的耳朵里，他心里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些细菌崽子原来怕火烤。这时候，村长反而高兴不起来，成天唉声叹气，有时还用手砸头，咬着牙说：“我真该死！当时恐龙闹肚子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招呢？眼睁睁地看到我村的恐龙一家一家地死光了！死了后嘴和鼻孔还往外蹿血，真惨呀！”村长悔恨不已。

村里人对柴村长特别尊敬，没有一个人当面直呼“村长”或“柴村长”的，都尊为“柴圣爷”。

村长说了半天，方把那根“骨拐”挪动了一下，手一哆嗦，就戳到那呼呼大睡的黑汉脚上，只见黑汉“嗦”的吸了一口冷气，把脚收回来悬在空中，好久没有放下，嘴里没有敢埋怨半个字。

铤六暗暗地扑哧一笑“该！”，说起那黑汉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大老板梅海。你看他坐在那儿就像是一座山，全身的肥膘就像吹起来的胶囊，一动就颤悠，脸上堆满了横肉，黑黑的脸盘上，只有两个圆溜溜的白眼球在闪动。近来梅海越发富的海啦！除了早办的发电公司、煤气公司外，还要办什么煤油公司——把那硬啞啞的煤块转化成油，人家真有技术。这位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，说起话来，开口闭口都是以“梅爷”自称，竟然与“柴圣爷”攀同辈，大伙听了十分不顺耳，可谁也不敢言语。

梅海的脚可能不痛了，仍旧按照“八”字形状伸直了。可他是个聪明人，吃过亏的事再也不会再有第二回了。这回伸直了腿，头不仰着了，侧过脸来，不时地用眼瞟着那根骨拐。碰巧他的眼线一下子扫到了铤六的身上，慢慢抬起头来，“哈，哈，哈”地笑了起来，翻

动着那像窑洞一样的嘴唇，发出低沉的声音：“噢，小六子，小六子，来！来！来！”梅海盯着铀六笑嘻嘻地说。

铀六犹豫了片刻，慢慢地向梅海靠近，心里咕咚咕咚地打鼓。这里有几分缘故，铀六来村里后，总想为大伙干点活，总说“我有的是力气”，可谁也没有看见他干了什么出力的活。有一次他来到梅海发电厂的建设工地上，到处游逛。看后随心所欲地说要建一座核电站，不用烧煤，烟囱不冒烟，厂房干干净净，装机容量也比这个大，那该多好呀！听这话显然是说火力发电落后呗。大伙听了很刺耳，梅海就更不用说了，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。梅海是个搞实业的人，讲究实在，只有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他才相信，听了这些话后，认为铀六是个耍嘴、讨好、滑头的家伙。要在平时，直接了当地取笑他几句也就拉倒了。今天跑到工地上来卖弄，搞的人心慌慌，心中不免有了几分“火气”，想当着大家的面打他一个耳光，让他长点记性。可是梅海很早以前与铀六的“父亲”有过交情，想到这里心中的火也就压下去了。再一想，如果让他在厂子里继续卖弄下去，厂子早晚会被他搅黄的，今天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会更加放荡不羁。于是心平气和地走到铀六的跟前，摸着铀六的脑袋讲出一个使铀六终身难忘的故事。

“爷今天给你讲个民间故事好不好呀？”

“好！好！梅爷挑个有趣的讲！”

铀六并没有意识到梅海的用意，像个小孩一样天真地听梅爷讲起故事来。

从前呀，在鹰嘴峰下的石头沟里，住着一位单身老汉，养了一条狗和一只公鸡。那只公鸡一没有老母鸡做伴，二没有出过远门，它觉得石头沟就是大世界，石头沟就是天地。它经常为自己有一身火红的羽毛而自豪，仗着身板雄健、敏捷和美丽，那条狗经常遭到它的训斥，久而久之狗也心悦诚服，在它面前从未有过不满的表示。

一天，一只老鹰落在它家门口的大石头上，傲视着大公鸡，一动不动。大公鸡一见这位不速之客，立刻火冒三丈，鼓起翅膀跑了

上去，把脖子上的长毛竖起来，形成一个火红火红的圆饼，向老鹰示威。老鹰纹丝不动，大公鸡伸着脖子向老鹰捣去。老鹰不慌不忙，就势一低头。“吱——”的一声，拔下一根长毛，公鸡更是满腔激愤，接连不断地伸着脖子向老鹰捣去，老鹰仍旧是不慌不忙一根接一根的把鸡脖子上的长毛拔下来，不大一会工夫，鸡脖子上的长毛拔了个精光，只剩一个光溜溜的鸡脖子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家里的狗跑了出来，看到这场面，毫不犹豫的猛扑过去，老鹰见势不妙，腾空而起飞上了天。

“哈，哈……，你害怕了，有种你再下来！”大公鸡伸着光溜溜的脖子，得意地大声呼叫。静下来后，听到背后有狗的喘气声，回头一看，果真是狗吐着长舌头急喘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公鸡气愤地质问狗。

“我怕出危险呀！”狗在公鸡的质问下，感到有点内疚。

“危险？你不来，我准备脱光了膀子和它干！”

“哈，哈……”工地上响起了潮水般的笑声，伙计们把工具扔在地上，捧着肚子大笑不止。

“铀六！什么时候脱下马甲建核电站？”又是不断的笑声在工地上空盘旋。受到这阵子嘲讽，铀六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发电厂的大门再也没有敢迈进半步。今天梅海盯着铀六这一笑，看来又有好戏看。

铀六碰碰撞撞来到梅海的脚边，自然手里捏着一把汗。也难怪他那么怕他，铀六站在那儿还没有梅海的脚丫子高呢！看见那梅海腿上的毛孔像章鱼的吸盘一样大，真是吓死人！可头顶上的毛一根也没有了，听说是他在阿拉汗山上发脾气时，头上的火把山都烧光了，自己的头发也没有逃脱厄运。

“你有的有力气，今天爷抬举抬举你！”铀六听了这话轻松多了，终于盼到了一个出力的机会，于是高兴地说：

“梅爷！小六子听您吩咐。”

梅海指着自己的右腿。

“你把这条腿架到爷的左腿上，让爷舒坦舒坦！”

“哈……”屋里笑声腾空而起。铀六气的直哆嗦，大伙笑得前仰后合，一个小子笑的一个跟头从窗台上栽下来，铀六想起了孙悟空骂人的话。

“尿泡大，无斤两！”又是哄堂大笑。

“有种！有种！呵……”梅海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乐了。伸了个懒腰，接着说：

“我在石炭纪那个朝代，时常见到你爸，你这个臭小子长的和你爸一个模样，可你爸一点儿也不像你那么爱吹！”

铀六心里纳闷：我根本就没有父亲，你到哪里去见他！会上开始有些骚乱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还是说点正经的吧！”柴圣爷一开口，屋里立刻安静下来，然后慢慢地接着说：

“这次寒潮一来，不知多长时间才能退回去！大家都要作长期抗寒准备，绝对禁止吃生冷食物。天寒地冻细菌崽子肯定又要兴风作浪，人命关天，谁也不能有半点马虎！”说到这里他突然举起那根骨头拐杖，梅海嚅地把腿收了回来。柴圣爷抬高了发抖的嗓门喊着：“瞧瞧！瞧瞧！这样的身子骨活活地被一群小东西折腾死了！谁不相信，谁就会跟恐龙一个下场！”说完了直喘粗气。

梅海急的是发电用的煤卖给了大家，眼下两台机组必须关掉一台，新订的两台发电机组，明年七月就到货，如果冶炼厂不搬迁，新进的电机连放的地方都没有。于是瞪着大眼睛问：“冶炼厂什么时候搬迁呀？煤的缺口这么大谁解决？”

“寒潮来了，还是先保住命吧！搬迁和煤的事开春再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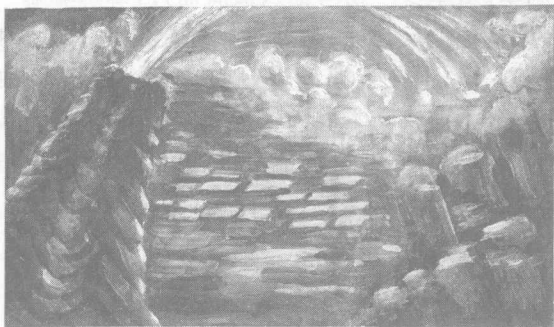
“开春再说！开春再说，发电机安在坑头上呀，发电机烧牛粪呀？电厂扩建不了，电解铝厂不也泡汤了吗？”梅海急切地说。

铀六听到这里，心想我要办个核电站，那该多好啊！但这时候说出来，肯定会遭到梅海的怒斥，觉得没意思，讪讪退了出来，满肚子里装的都是窝囊气。抬头向东南方向望去，大大小小的烟囱比树还多。大烟囱喷出来的浓烟翻滚着在空中迅速地膨胀，散发着刺鼻的硫磺味，铀六十分讨厌，那密密麻麻的小烟囱冒着灰白色烟

雾飘飘扬扬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忽然一股小北风卷起低矮烟囱上的一股青烟，像一条围巾一样，靠着铤六绕了一圈，低声说：“梅爷的脚丫子味好闻吧，嘻……”铤六狠狠地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狗屁精！”

铰六在路上毫无目的地游荡，冷不防身后“咔嚓”一下发出尖叫的汽车刹车声，车身一拐与铰六擦肩而过，嘟嘟嘟嘟——加大油门，一股黑烟从地上反弹而起，那没燃烧完的汽车尾气味，直往嗓门里钻，像锁一样，卡住了脖子出不来气。“真倒霉！”铰六喃喃地自语，心里十分不痛快。本想为大家出点力，找点活干，可有劲使不上，还碰了一鼻子灰，心里没了主张，走起路来走走停停、东倒西歪，晃晃悠悠地消失在灰霾里。

二 寒 潮



村长的话可真准，没有几天天空中沸沸扬扬的小西北风刮个不停，渐渐地越刮越大了，夹杂着雨雪，呼啸着铺天盖地而来；地面上像倒了油一样滑；电线变成了碗口大的冰缆；大树枝弓着腰一根一根被折断，剩下的小枝条结成了硕大的冰柱，倒挂在树干上，伴着低沉的风雪声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；青龙河中那翻滚的河水像蜡一样卷曲成各式各样美丽流线凝固了；白令山上的冰川发出吱吱吱的摩擦声，那长长的冰舌开始向外伸展……我们村完全笼罩在冰天雪地之中。

可怜那年迈的村长，在家呆不住了，要挨家挨户地走访。这把年纪了，又赶上这种天气，大家都劝他在高音喇叭里喊一喊就行啦！村长哪里肯依，硬是一家一户走到，衣、食、住、行、油、米、柴、盐一一查问，左叮右嘱：“一定要作长期打算。可过年时还是要搞得热热闹闹，今年比往年都好，节日气氛要搞得浓浓的，村里准备了不少花炮材料，各家领回来自己做，不怕数量多，不怕响声大，不怕式样新。”就这样，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走遍了，可就是找不着铤

六的家。村长一边走，一边思索，这个臭小子躲在哪个旮旯里去了呢？不时还打听别人，很多人都说见过，刚才有人说在村北见到了他，可一会儿又有人说在村南与他打了个照面，可谁也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。这可把村长难坏了，可是不去他家看一眼，一个外乡人不熟悉本村水土，万一出点事天老爷都不容我了，想到这里眼泪像珠子一样挂在那下垂的眉毛上，恐龙一家的惨状就浮现在他眼前。可再找下去这铤六的家到底在哪儿呀？万般无奈，只得扶着那根骨拐，一步三摇晃向村委走去。

氮总务按照村长的吩咐准备了全村用的花炮材料：有炭粉、硫磺、氯酸钾、钠、钙、镁等，另外准备了不少烈性炸药，谁愿放响炮就分给少许。其他各样材料按户册等量分配，陆陆续续不少户都领回家去了，并在户册上签了字。一连几天，房间终于空荡荡的了，氮总务直起腰来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准备清理一下桌面，刚一靠近桌子，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弯腰一看，原来是一份花炮材料没有领走，是谁没有领呢？正想查阅那户册记录，忽听得门“吱嘎”一声，慢慢地敞开了，一股雪白的冷气冲了进来，看不清是谁进来，紧接着是一根骨头拐杖，重重地落在地上，总务心里明白是村长来了，忙上前拉开了那扇门，扶了村长进来，只见他全身都是冰，只有嘴唇在抖动，不知是想说话，还是冻得哆嗦。在板凳上坐稳后，喘了一口热气说：“我真是废物，名为村长，连一个村民的家都找不着，真老了！”

“谁家没有找着呀？”氮总务问道。

“铤六家呗！”

“嘿！你忘了他是游民呀！”

村长“噢”了一声，“难怪我找不着！”这时氮总务也恍然大悟，把要查阅的户册毅然放进了抽屉。打开了扩音机，对着麦克风就要喊话。

氮总务是个文化人，对人谦和友善，叫人姓名也有他的讲究：他从不直呼人家的姓名，说这样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；也不用什么某兄、某弟之类的称呼，说这样虽然很亲近，但也太俗气，有时